

A12

“本土版”五星级赛事落户上海，沪上马术爱好者有眼福了

运动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体育部主编 | 总第 61 期 | 2014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日 责编: 蒋家风 视觉: 竹建英 编辑邮箱: xmytb@xmwb.com.cn

最疯狂的追梦人

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翼装侠



自由,像鸟儿一样。因为这7个字,他们一次次从悬崖峭壁上跳下,哪怕被认为是一群疯子。翼装飞行,世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,而那些翼装侠,就是世上最疯狂的追梦人,他们的梦想,就是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,哪怕梦想紧挨着死亡。



翱翔天际

翼装飞行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,它是由极限跳伞演变而来,挑战者通常身着翼装,从山谷、高楼、悬崖等高处起跳,借助翼装特有的翼膜构造,即在腋下和双腿间的冲压式膨胀气囊,进行无动力飞行,最终借助降落伞着陆。

一个人,穿着翼装,背着伞包,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飞翔——对于那些痴迷于翼装飞行的人来说,这项极限运动的最大魅力,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类对于自由飞翔的梦想,当然,这种运动的危险性几乎也无出其右者。

翼装飞行有多危险?有资料显示,从这项运动诞生到现在,已有 30% 的挑战者丧命,甚至翼装服饰的创始人,都在 1998 年的一次飞行中因失误而猝死。曾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中充当“007”跳伞替身的马克·萨顿,也在去年 8 月的一次翼装飞行中不幸遇难,当时他在空中突然莫名失控,最终以超过 200 公里的时速撞上阿尔卑斯山脊,当场身亡。

用生命飞行,与死神擦肩。值得一提的是,和其他极限运动不同,翼装飞行的世界不通行熟能生巧的准则。美国人杰布·克里斯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翼装侠,拥有十多年、近千次的极限跳伞经验,但即便如此,他也无法避免运动中的巨大风险——2012 年,他曾在南非翼装飞行时严重受伤,几乎失去了双腿。

每有一位朋友因翼装飞行而死亡,世界翼装联盟主席伊罗就会在手臂上文一朵小花寄托哀思,去年匈牙利选手科瓦茨在世锦赛上试飞时意外身亡,他文上了第七朵。今年红牛翼装飞行世锦赛再次举行时,伊罗手

臂上的文身又多了两朵——去年世锦赛的前八名选手,今年只有 6 名继续参赛,另外两人也已为这项运动而献身。

克服恐惧

张家界天门山,海拔 1500 米的悬崖绝壁上阴雨绵绵,起跳台上的每个选手,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——比起这项极限运动的危险性,选手们更大的敌人是来自内心的恐惧。

26 名翼装侠,每人都拥有至少 300 次低空翼装飞行的经验。身经百战也好,胆识超凡也罢,总之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,你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天门山顶俯瞰苍生。但他们真的不怕吗?地球人都知道,翼装飞行是一项高危的极限运动,那种冥冥之中的不可预测,总能让肾上腺素下意识飙升,而恐惧,往往就会突如其来。

“有时候从登上跳台,起跳,飞行,直至落地,你都不会感到恐惧。然而在回看某一段视频时,甚至在晚上睡觉前回想起一段飞行,会突然间感觉到‘后怕’。”在中国翼装侠张树鹏看来,一旦这种情绪没处理好,会影响到之后的飞行,“我与很多世界高水平选手交流时,发现他们也经常被这种情绪困扰。”

如何克服紧张或者恐惧?26 个翼装侠或许有 26 种脉搏跳动的节奏,但有一种放松方式,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采用的,那就是——深呼吸。“每一次起跳前,我都会深呼吸 5 次。”拥有 1500 次跳伞经验的英国老将詹姆斯·波尔说,“就像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时,我也会不多不少,呼气吸气 5 次,然后,我就准备好了。”

紧张?不紧张?在一览众山小的天门山顶,是个高级问题。“其实紧张是好事,至少

会让你在大自然面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”或许正如澳洲帅哥雷克斯所言,自己其实最害怕的,是丧失了害怕的感觉,“过分放松就相当于丧失判断,所以有时我也会紧一紧身体,让双腿微微抖动,告诫自己:这次,请别搞砸。”

“每一次站在起跳台上,我都会想:‘上帝啊!救救我吧。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?求求你保佑我,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跳。’”36 岁的瑞典人赫登说,“但每次一落地,我又会脱口而出:‘我靠,这简直太爽了,真想再来一次!’”

我自高飞

对于那些翼装侠来说,自由飞翔之梦已经融入血液,对于他们来说最危险的事,是在无聊中一天天老去,所以他们拒绝无聊和平庸。

从瑞士山腰间的一家餐厅里走出来,同事们赶着缆车下山回家,乌里则一个人向山顶爬去。然后纵身一跃,30 秒后,他已经出现在自家院子里——这个会飞的意大利人,每天下班回家的交通方式就是翼装飞行,每次看着他从他家附近的山顶上俯冲下来,邻居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。

“在我来瑞士之前,我在家乡意大利一家印刷厂工作,收入足够我住一套非常宽敞的公寓,每个月还能往银行卡里存不少钱,可我仍是辞掉了意大利的工作,选择了瑞士。”乌里说,自己很喜欢瑞士两个季节的假期,这样他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玩翼装飞行了,“虽然是在瑞士当洗碗工,但我坚信我的选择是对的。”

“我在这儿既能打工赚钱,又能享受每天从山上飞下来,而且每天换个角度,飞高

点儿飞低点儿都可以,没人要求我怎么飞。”乌里觉得洗碗的活儿没有那么辛苦,而且他工作所在的山峰是众多翼装飞行者的向往之地,“这比待在意大利做一名普通的上班族有意思多了。”

克里斯托夫是所有参赛选手中的“中国通”,无论上海的金茂大厦,还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塔,都留下过他成功一跃的身影,如今第三度参加红牛翼装飞行世锦赛,已经是他第 9 次来到中国了。克里斯托夫大多数时候住在瑞士,在阿尔卑斯山顶的出发台上,他会在翼装里装上两瓶红酒,以及一些牛肉,作为自己飞行的“配重”,然后一跃而下,降落到山脚的空地上。脱下翼装,取出酒肉,然后美滋滋地享受一番。

除了翼装飞行,克里斯托夫还喜欢冲浪、山地自行车、攀岩等一切极限运动,在他看来人生最疯狂的一件事,就是找一份正式工作:“我曾经找过工作,做过市场销售,还当过木匠,但你知道什么是危险吗?就是你会在无聊中一天天老去。”

记者 李元春 (本报张家界今日电)

▲ 题图为翼装侠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 李元春 摄

